採訪埃里希，《Der Stürmer》編輯助理，紐倫堡，1988 年。

"我很高興地說，《先鋒報》比任何其他日報或週報都更以簡單的方式向人們闡明了猶太教的危險。如果沒有朱利葉斯·施特賴歇爾和他的前鋒，解決猶太人問題對許多人來說將是真正的重要性。公民不會像那些想了解猶太問題的不加掩飾的真相 她它 這是 所以希望的人閱讀《衢拏者》那樣受到批判性的對待。

-阿爾伯特·福斯特，但澤州長，1937 年。



格但斯克《Der Stürmer》報紙的辦公室，1935 年左右

謝謝你讓我和你說話。是什麼讓您想加入報紙？

埃里希：你將是唯一聽到這個消息的人。我是一名新聞系學生，認識了菲利普·魯普雷希特（Phillip Rupprecht），他與我有著相同的政治理念。 [魯普雷希特以筆名"Fips"為《衝鋒隊》畫了數千幅猶太漫畫。他還為 1938 年著名的兒童讀物《傘菌》畫了畫。] 1936 年，他將我介紹給朱利葉斯·施特賴歇爾 (Julius Streicher)。我被接納為員工並受聘為恩斯特·海默的助手。

[海默為《Der Stürmer》撰稿，但也撰寫了兒童讀物《Der Giftpilz》以及其他第三帝國的書籍。]我住在紐倫堡的一個叫菲爾特的地方，與紐倫堡市相比，那裡有大量的猶太人口。我對歷史特別是歐洲的猶太人感興趣。施特賴歇爾很高興見到一位和他一樣對這些話題充滿熱情的年輕人。我在報業公司工作，經常和恩斯特通電話，他讓我為他做一些他想寫的話題的研究。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檔案館裡研究有關猶太人和基督教主題的手稿。我會還經常出錢出差做研究。 《先鋒報》是一份在德國乃至後來在歐洲都很受歡迎的報紙。


菲利普·魯普雷希特 (Philipp Rupprecht) 的筆名是 Fips
反猶太周刊《Der》的主要漫畫家
前鋒

您認為自己是反猶太人嗎？

Erich：不，我不這麼認為，讓我解釋一下。我首先愛我的人民，並希望通過說真話來保護他們。這並不意味著我討厭她說實話。我們必須始終首先愛我們的人民，而不是恨他們。我們討厭發生在我們人民身上的事情，這讓我們找到了背後的猶太人。和許多其他德國人一樣，我可以看出這個群體出了問題。他們在這個國家只是極少數，但他們掌握著大部分的權力和財富，可以說，他們狡猾地隱藏在面具後面。他們給人留下了貧窮、無能為力、對各種想法持開放態度的形象。然而，他們的行動卻截然不同。

他們盡力表現得像德國人，但他們的面部特徵一次又一次暴露了他們的身份。他們想要彼此



柏林的一個報攤，1929 年

並不完全符合，許多人在破壞我們的文化的同時努力保持不被發現。他們變得更加大膽，要求消除我們的文化。基督教受到攻擊，教會也受到攻擊。

他們說他們滲透教會是為了從內部摧毀它。一些牧師被撤職，因為他們無法證明自己是雅利安人並具有猶太人的所有特徵。他們恰好是向其追隨者宣傳種族滅絕和同性戀的人。

20 年代末，他們無法逃脫猶太人在大城市的影響。他們是電影導演、銀行家、律師、房地產經紀人和所有其他富商。我之所以知道這一點，是因為我的父親死於第一次戰爭，我的母親於 1919 年因英國封鎖而去世，導致許多人營養不良和生病，所以我的祖父母撫養我長大。我的祖父非常了解猶太人，並教我如何看待他們；這在當時的歐洲很常見，他們藏得不夠深。他教我尋找黑色的眼睛、鷹鉤鼻、皮膚的顏色、圓圓的眼睛、老鼠的耳朵以及它們的名字。猶太人很容易被認出，因為他們表現出種族特徵；他們試圖融入並改變這一點，但特徵卻出現了。



伯恩哈德·“伊西多爾”·韋斯

所以我在報紙上看到猶太人在德國的比例嚴重過高。

甚至皮條客、罪犯和兒童猥褻者也大多是猶太人。糟糕的是，柏林任命了一名猶太警察局長來淡化和掩蓋他們所犯下的罪行。他不知疲倦地努力消滅柏林的納粹分子，並在比賽結束後逃離該國。

我意識到這個問題，但我從不恨猶太人。我一直致力於揭露他們的虛偽以及他們對我們人民發動的秘密戰爭。



朱利葉斯·施特賴歇爾 (Julius Streicher) 1935 年遠足期間

關於朱利葉斯·施特賴歇爾，您還了解什麼？

埃里希：他是一位好老闆，非常友善且不易發怒。我很早就犯了很多錯誤，他和恩斯特非常寬容，是很棒的老師。如今，關於施特賴歇爾的傳聞已經很多了，盟軍派了專門的人員在整個歐洲搜尋有關他的任何花絮。如你所知，他被作為烈士在絞刑架上處決。

想像一下。他是一位經營合法報紙的私營企業家，勝利者可能會因為他說出自己的想法而殺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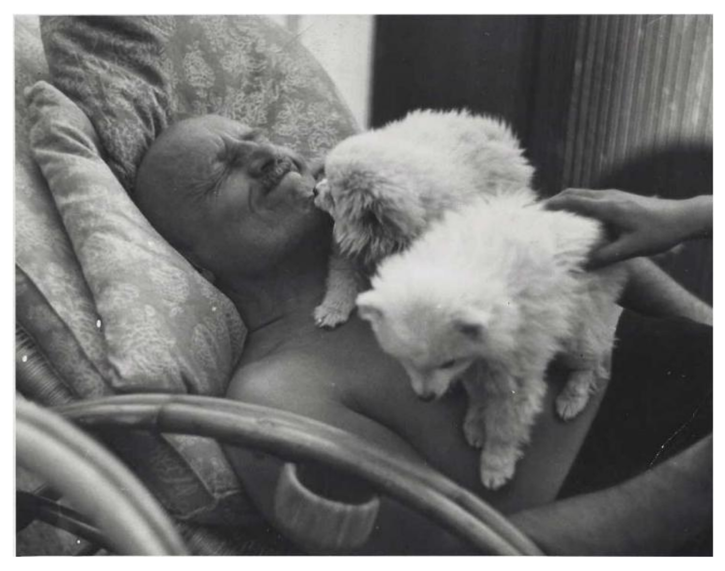
發表。勝利者的虛偽程度確實令人驚嘆。

斯特萊德很受歡迎，被邀請參加許多宴會和晚宴，特別是因為他屬於老近衛軍，並且是鮮血勳章的持有者。他經常談到他所認識的富人和名人，甚至在國外，也談到人們的種族意識如何。他的妻子經常給我們帶來禮物，他的兒子們也在報社工作，寫故事或排版文字。我們最初有一個名叫阿黛爾的女孩，她被任命為他的私人秘書，並在戰爭後期來到他的農場。



他總是在聖誕節給我們獎金，並確保我們的每一個需求都得到滿足。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去處理恩斯特文章樣本的路上，試圖登上一輛有軌電車，結果文件夾掉了下來，裡面的東西散落一地。司機對我大喊大叫，斥責我擱住了他。我認為這是粗魯和不禮貌的行為，當我到達辦公室時感到很沮喪。施特賴歇爾問我怎麼了，我告訴了他一切。他給司機辦公室打電話，要求有軌電車公司的負責人給他打電話。十分鐘後，司機打來電話，被告知要提高一下司機的禮儀。

我對這個人真的沒什麼好說的，今天據說黨內很多人不喜歡他。他有他的缺點，也因為他的人氣，所以關於他的流言很多。我一直想知道是否是有權有勢的猶太人散佈了這些謠言，他們仍然有一些黨的官員的耳朵。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老闆。我還記得他使用囚犯在他的農場里幹活。阿黛爾告訴我，他因為給他們自由而惹上了麻煩。其中一名來自法國，他允許他回家看望生病的母親。



這張照片是一名美國士兵從施特賴歇爾的鄉村莊園與其他人一起偷走的。它們是在 20 世紀 30 年代錄製的。

斯特萊徹確保她得到很好的照顧，並在他想要的時候讓他走。他為他的員工（他這樣稱呼他們)提供旅行通行證。其中一個人去羅滕貝格的一座古老修道院買了一杯特製啤酒。在那裡，他們遇到了一位細心的警察，他對囚犯們像在度假一樣到處亂跑感到不安。他因此受到了懲罰，但他並不在意，因為他並不殘忍。有時他們會來報社打掃衛生，做維護工作，然後我們就和他們一起吃午飯。其中一些女孩是來自東方的帶薪工人，很受歡迎。

你提到黨的官員不喜歡他，這是我聽到的。你能發表評論嗎？

埃里希：是的，如你所知，他陷入麻煩是因為他揭露了他在別人身上看到的不當行為。但他住在玻璃房子裡，當他攻擊政府裡的壞人時，他們就追捕他。我記得1938年11月的騷亂期間[所以

名為“水晶之夜”]對這些襲擊表示讚賞，並表示這是合理的憤怒。後來他指責其他人鼓勵騷亂，損害了德國的形象，然後他們又順手指出是他鼓勵了他們。這讓他的兒子們很尷尬。

我聽說他還和帝國部長戈林發生過爭執。戈林是一位富有的貴族，他有很多猶太朋友，不喜歡看到他們名聲掃地。他攻擊了施特賴歇爾，這些攻擊遭到了反擊。當談到帝國的新事物時，戈林總是處於領先地位。當時他正在參加一個醫院展會，斯特萊歇爾在看到一項新技術後建議他不自然地生下了自己的女兒。這激怒了戈林，他試圖關閉該報。



他也有朱利葉斯·施特賴歇爾（Julius Streicher)位於菲爾特（Pleikershof)的前農場的壞習慣，該農場現在成為他自己處理猶太人之間農業糾紛的訓練場。照片攝於 1946 年，美國賠償任務期間。埃德溫·保利 (Edwin Pauley) 的立場是 1945 年至 1947 年間美國駐盟軍賠款委員會大使（該委員會負責評估軸心國向勝利者支付的賠款）。有時這會導致雙方都因為他的干涉而對他生氣。由於這些問題，他被免去黨內領導職務，並負責該報。此後，他變得更加孤僻，1943 年他的妻子去世後，他仍然留在自己的農場裡。

然後他越來越依賴阿黛爾，阿黛爾並不介意，因為她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她的本性就是治愈痛苦。

我一直對水晶之夜感到好奇。您還記得什麼？施特賴歇爾支持您嗎？

埃里克：是的，也不是。起初他對騷亂表示歡迎，說他討厭猶太人的所作所為，但他也不希望希特勒和納粹主義受到負面報導。他指責黨官員的懶惰，沒有迅速採取行動制止騷亂。在紐倫堡，猶太教堂和一些猶太商店被縱火，反對暴徒的猶太人遭到襲擊，一些人被殺。然而，我想告訴你它是如何發生的，因為它的內涵遠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復雜得多。從納粹黨成立之初起，殺害那些容易成為目標的人就一直是他們的敵人所採用的策略。作為這一點的證明，慕尼黑保存著一本厚厚的烈士名冊。元首一當選，其他國家的猶太人就宣戰並開始殺害我們的官員，這種情況發生的次數比報紙願意承認的還要多。 1933 年，即使在德國也發生了暗殺事件，儘管希特勒試圖與猶太復國主義者找到解決方案。



恩斯特·愛德華·馮·拉斯 (1909-1938)。德國外交官。 1938 年 11 月，拉思被赫歇爾·格林斯潘 (Herschel Grynszpan) 槍殺後，屍體躺在巴黎一家醫院。

最後一根稻草出現在 1938 年 11 月，當時拉特（德國駐法國外交官)被暗殺，他名聲大噪，這讓很多人感到不安。媒體試圖不小題大做，但這一行為不能被淡化，因為凶手再次是猶太人。這發生過

在聚會最神聖的日子之一。許多學生、現任和前任衝鋒隊人員以及平民開始起來攻擊任何猶太人。猶太人後來因反希特勒塗鴉而被捕。他們會在街上或牆上畫畫，因此他們被迫清理污垢。現在他們正在展示這些照片作為迫害的證據。

我可以確認我在紐倫堡看到了在那裡閒逛的人群。他們說，他們呆得越久就越生氣。後來，當我向窗外望去時，我看到猶太教堂冒出濃煙，我知道他們放火了。



菲爾特 Essenweinstraße 東正教猶太教堂的廢墟
《水晶之夜》

我聽到消防隊來了，但他們無能為力。施特賴歇爾把我們叫到公司來寫文章，但他也被這種盲目的憤怒激怒了。他認為需要採取更謹慎、更有紀律的方法來將猶太人趕出這座城市。我知道他下令拆除一座猶太教堂；我認為她違反了分區規定或其他什麼。他以此作為打破他們權力的例子。

德國猶太人看到了他們對猶太恐怖分子的正義憤怒，誰能忘記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捍衛呢？

在貴國，日本公民不得不忍受並非由他們造成的事件的仇恨。這表明集體內疚感有多麼困擾著人們。一些勞動力無法區分兩者。他的兒子們特別推動發表文章，呼籲將所有猶太人徹底驅逐出帝國和所有基督教國家。對於一些人來說，沒有“好猶太人”，他們都必須被迫返回他們的祖國。

鑑於這一切，您是否相信大屠殺確實發生了並且您對此負有責任？

埃里希：我們必須謹慎對待這個問題，因為不可能公開談論它。我對難民營裡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施特賴歇爾從未提及過這一點，我們所談論的只是希望將猶太人帶回他們來自的東方。我知道猶太人被從歐洲各地驅逐出境，這一點是無可隱瞞的，我們只被告知他們將被送往東部重新安置。

同樣，並非所有猶太人都被驅逐；如果他們為帝國服務，或者不關心政治，或者嫁給了基督徒，那麼他們就會被孤立。

從戰後與相關人員的對話來看，該計劃似乎是將猶太人帶到俄羅斯並重新安置。我有一個朋友在負責這次行動的黨衛軍辦公室工作。他甚至說，許多人是得到報酬才搬到巴勒斯坦的。那些作為篡位者和小偷而被通緝的富人開始追捕他們



1920 年代柏林魏瑪的 Tauentzien Girls（下層妓女）

美國和英國，從他們新家園的安全中煽動反對希特勒。我沒有悔恨，我們已盡力講述這些人的故事的真相。他們來到我們的土地，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然後通過將他們的生活方式強加給我們來對我們發動戰爭。每當召開會議限制權利或給予某些不起眼的群體特殊特權時，猶太人總是在背後支持。他們為性別變態而鬥爭，引誘已婚婦女，利用她們，然後像舊抹布一樣扔掉她們。在被稱為猶太時代的魏瑪時期，由於婦女被下藥、用於性行為、虐待和販賣，自殺率急劇上升，而男性卻無力阻止，因為嚴格的法律將反對猶太人的言論定為犯罪。



走私、毒品、有組織犯罪、虐待狂蜘蛛等犯罪行為背後幾乎總是猶太人的面孔或名字：這件藝術品登上了 1935 年 6 月號《Der Stürmer》的封面。圖片的描述是：

性、同性戀、兒童色情，“許多受害者被困在網絡中”。以討人喜歡的色調捕捉。撕毀欺詐、賄賂和敲詐虛偽的網絡。你讓德國年輕人獲得了自由。”卡住。您還會注意到，某些網絡鏈包含“奉承”、“奉承”、“承諾”和“擁抱”等詞語。對他們做了。他們只是極少數，但絕大多數行為都是他們犯下的。我理解人們看到這一點時的憤怒，我很高興能夠幫助提高更多人對這種危險的認識。我不希望任何人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但他們可惡的領導人通過呼籲戰爭造成了這一切，而猶太金融家歷來非常擅長這樣做。他們對我們發動了一場聖戰並取得了勝利。

讓我憤怒的是，這些人來到我們身邊，以我們為食，利用我們，當我們懲罰他們並揭露他們時，他們發動了一場戰爭來摧毀他們所憎恨的東西。
他們造成了數千人的死亡，然後指責我們，編造了殺人工廠和大規模謀殺的故事。所以他們利用我們自己的種族親戚來報復我們。

戰爭期間你發生了什麼？

埃里希：我為這家報紙工作到最後。這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還有很多福利。我因心臟雜音而免服兵役。我住在菲爾特，那裡沒有遭受猛烈的轟炸，因為許多猶太人仍然住在那裡。 1940 年，我們遭到破壞，戰爭期間，機場和附近工廠又遭受了幾次襲擊。直到 1944 年，情況才變得更糟，當時盟軍攻擊了他們能攻擊的一切。

工作條件對我來說非常好。問題一解決，我們就得到休息時間來恢復。 1940 年，我遇到了一位漂亮的秘書並開始了戀愛關係。 1943 年，我們結婚了，施特賴歇爾送我們去比亞里茨度蜜月兩週。這包括食物和額外費用，我們對此非常感激。

我妻子的兄弟在紐倫堡的防空連服役。空襲期間我們可以聽到他的槍連續射擊。紐倫堡的警報經常響起，這經常擾亂我們的工作，有時還會導致不必要的死亡，因為人們開始認為警報不屬於我們，因此不予理睬。隨著末日臨近，我們停止了生產，我想是在 45 年初，並逃到了哈羅德斯堡的一個朋友那裡。弦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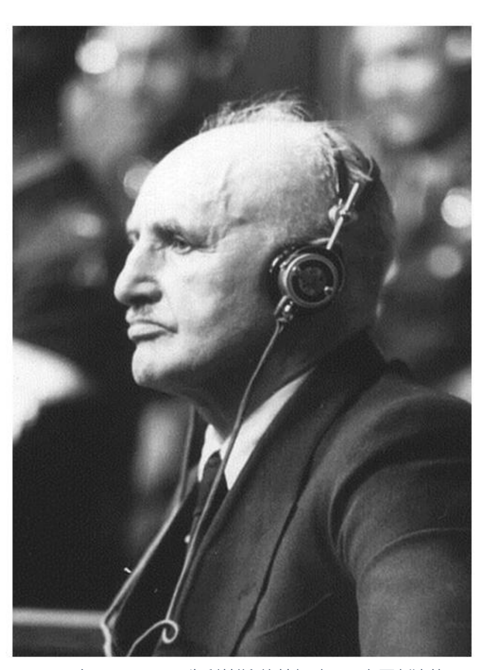


被毀的紐倫堡這張被毀
的紐倫堡的彩色照片由美國攝影師雷·達達里奧 (Ray D Addario) 於 1946 年夏天拍攝，此時距離紐倫堡的敵對行動結束一年多了。它清楚地顯示了空襲造成的傷口。 1941 年至 1945 年間，標準著作中記錄了 41 次空中襲擊。

祝我們一切順利，我記得他非常聽天由命，說他已經結束了，他將遇到敵人。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他正與兒子阿黛爾和一名烏克蘭婦女一起返回農場。我們也結束了。盟軍強迫每個人證明他們在戰爭期間所做的事情。我出示了我的豁免證明，並說我在爆炸中丟失了我的其他文件，我只是一個簡單的打印機。我不想去盟軍營地之一。我讀到後來出現了猶太衛兵毆打德國人以及各種報復行為的問題。

我對法庭感到厭惡，認為它們是一場鬧劇。
為了我們信仰的未來，德國有更多的殉道者。有一天，全世界都會知道他們無辜死去，並且是猶太人仇恨的受害者。



1946 年 10 月 1 日，朱利葉斯·施特賴歇爾以有罪判決的形式得知，戰爭的敵人已決定殺害他。 1946年10月16日，紐倫堡發生了一起司法絞刑謀殺案。他的骨灰被美國占領軍撒在溫茨巴赫。他的最後一句話是：

“希特勒萬歲！這就是去 1946年我的普珥節。 我見上帝吧。布爾什維克有一天也會絞死你。”



前鋒

朱利葉斯·施特賴歇爾

元首還活著，元
首沒有死！他在他的敬虔精神的創造中繼續生活。她將比那些注定無法理解元首在世的人的生命更長久。他們將沉入墳墓並被遺忘。但領袖的精神將對未來產生影響，並成為被奴役的人民和被欺騙的人類的救贖者。

朱利葉斯·施特賴歇爾 - 政治遺囑 (1945)